

幼师共情的研究回顾与展望

万荣¹ 李小龙^{2*}

(1. 荆楚理工学院

2. 荆州职业技术学院)

DOI

摘 要: 本研究在回顾了幼师共情的概念与测量方法,梳理了目前国内外幼师共情的研究成果,并从研究视角、测量方法、影响因素和干预研究四个方面分析了现有研究的不足,指出未来研究应着重转换研究视角,细化共情情境与对象;开发特色工具,融合研究方法;拓宽影响因素,重视内部因素;加强干预比较研究,开发园本训练方案。

关键词: 共情; 幼师; 展望

Review and Prospect of Research on Empathy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Rong Wan¹ Li Xiao Long^{*2}

1 Jingch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 Jingzho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Abstract: This study reviews the concept and measurement methods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empathy, combs the current research results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empathy at home and abroad, analyzes the shortcomings of existing research from four aspects: research perspective, measurement method,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ntervention research, and points out that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changing research perspective, refining empathy situation and object, developing characteristic tools and integrating research methods. We should broade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pay attention to the internal factors, strengthen the intervention comparative research and develop the park based training program..

Key words: Empathy; kindergarten teachers; Prospect

前言

共情(empathy)是指对他人情绪状态的理解和共享,兼具状态性与特质性,长久以来,无论是在学术研究还是社会生活等不同领域中,都扮演着一种积极正面的角色。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共情既是咨询师和助人者的必备资源,同时又是保护个体缓解压力与倦怠等心理问题的保护伞;在医学护理领域,共情是提升护理效果,保证医患之间顺利交流和调节医患纠纷的重要因素;在教育领域,大量研究表明教师的共情水平与学生的学业成绩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于学前教育而言,幼师的共情能力尤为重要,幼儿期情绪发展具有情境性强、稳定性弱的特点,要求幼师具备更高的情感投入与回应能力,同时幼师需频繁面对幼儿、同事及家长等多类对象,共情情境复杂多样。因此,探究如何有效提升幼师共情水平,对促进幼儿健康发展及维护幼师自身心理健康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幼师共情的概念与测量

(一) 幼师共情的概念

共情概念源于哲学与美学,后逐渐发展为心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人本主义学者罗杰斯认为共情是制约教师能力的关键因素之一。幼师共情概念研究一直建立在共

情定义的发展演变上,经历了从早期整体描述转向结构分析的过程,目前普遍认为共情包含认知与情感两个既独立又相互作用的成分^[1],直至今日其概念界定也没有达成统一认识,而是表现出一种动态整合的发展趋势,它跟随各个领域的发展而不断演变。无论共情概念如何发展,理解并转换价值参照标准始终是共情的核心,在此基础上幼师共情既包括幼师在日常生活具体情境中对幼儿的情绪与事实表现进行倾听理解的状态,又是向幼儿表达关注、保证家园沟通顺利展开的能力之一,并以此作为衡量幼师优秀专业水平的标准。

(二) 幼师共情的测量

受共情不同定义及理论观点的影响,共情测量方法与工具也在不断革新,目前主要普适的测量手段有:自陈量表报告、观点采择能力测验^[2]、基于网络的动画叙述片段模拟测量^[3]、核磁共振成像以及行为编码(针对婴幼儿)。其中前三种在教师群体中应用较多,而幼师共情测量迄今为止还缺乏专业的特色测量工具,主要以量表测量和观察访谈等为主。人际关系指针(IRI, Davis, 1980)是目前测量个体共情能力时使用频率最高的问卷之一^[4],操作简单便于统计,较好的灵活变通性使其被广泛应用。但也有部分

学者不赞同将同情与共情混为一谈,认为共情测量应该仅包括认知共情和情绪共情。Vossen 等人专门编制了青少年共情和同情量表(AMES)加以区分二者,此量表经由王阳等人汉译修订已在幼师群体中进行了施测,信效度良好^[5],以上可跨群体使用量表在幼师群体中的信效度都得到了相关研究的证实。

二、幼师共情研究现状

国外共情研究多集中于跨文化比较、影响因素探讨及干预训练开发,且多集中在儿童、青少年教育及医护领域中,针对幼师共情的研究资源较少。部分研究表明共情有助于幼师理解文化多样性,构建积极的家园关系,但也可能导致“共情疲劳”^[6],而女性、社交能力强的幼师共情得分往往更高,此外个人特质、家庭环境、社会化水平等这些因素也会影响个体共情水平。目前并没有针对幼师的系统培训,但部分适用于教师群体的共情培训已经得到研究证实,包括体验式训练、技能训练、视频案例教学及正念训练等,能有效提升教师共情理解能力与文化接纳度^[7]。由于研究数量过少与多元文化差异,现有的共情培训为幼师提供了可行性参考,但是否能完全适用于幼师群体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国内幼师共情研究普遍关注点都在其测量、水平、影响因素和对策研究上。测量的主要方式以问卷和自然观察为主,如张玲玲在研究中指出幼师在实际教育情境中的共情能力可能低于量表测评分值^[8],杨亚青通过问卷调查把幼师共情能力划分为六种水平^[9],夏梦指出其共情水平在年龄、教龄上存在差异,并与人格特质如严谨性、开放性相关^[10],还有学者尝试设计家园沟通共情培训方案,提出了具操作性的行动策略。此外部分研究开始关注共情的潜在负面影响,如高情绪共情可能通过增加情绪劳动进而加剧情绪枯竭^[11],这是一个全新的幼师共情视角,为我们深入研究其共情机制拓宽了思路,但这一研究结论的严谨性仍需更多的研究来验证。

三、幼师共情研究不足与局限

综上国内外关于幼师共情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总体上国外的相关研究更多,且都存在着诸多不足和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 共情研究视角与情境单一,共情对象界定泛化

共情对幼师来说既是一种意识倾向又是一种能力要求,受还原主义学说和现代脑科学研究的影响,目前研究倾向于将其拆解为认知、情感元素来实现变量的可操作化,缺乏对幼师工作情境特殊性的整体考量。多数研究通过自陈量表笼统测量“一般共情水平”,忽视了不同情境如教学活动、生活照料、家园沟通与不同对象如幼儿、家长、同事对共情要求的差异性,导致研究结论与实践脱节。

(二) 研究方法单一,研究工具缺乏特色

研究方法上,过度依赖量化方法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针

对幼师群体的普遍性概述,其结论的情境性、差异性、多样性不够突出,往往还会受到社会赞许性或者个人心境的影响,质性研究应用不足,难以深入揭示共情的内在过程与个体差异。测量工具方面,直接套用普适量表,存在概念混淆(如共情与同情)、条目表述模糊、生态效度不足等问题,缺乏针对幼师工作特点与沟通模式的专用评估工具。因此,幼师共情研究可以结合两种研究方法的优势来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同时应该加快开发具有幼师特色的共情测量工具。

(三) 影响因素研究不足,内部因素研究缺乏

从现有共情理论、模型和相关实证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到,其影响因素研究多集中于人口学变量如性别、年龄、学历及外部环境的探索,对内部心理因素如人格特质、认知风格、情绪调节能力探讨有限。综上可以看到幼师共情影响因素研究大多借鉴教师共情研究成果,存在两大问题,一是研究思路局限于人口学变量影响因素的探究,内部因素如自尊、智力、人格特质等潜在因子研究欠缺,没有突出幼师群体的特殊性,理论系统不完善;二是外部因素研究范围不足,广度不够,没有跳出教育性因素的桎梏,忽视了中微观环境如文化背景、社交媒体、人际交往等非教育性因素的影响。

(四) 共情干预研究生态效度不足,可操作性策略较少

大量研究表明教师共情是一种可以通过有意识学习和训练的心理教育技巧,幼师共情干预成果国外多于国内,研究整体相对薄弱。一是干预研究薄弱且生态效度低。现有研究在评估共情水平时缺乏统一标准,量表得分与实际水平表现可能不一致,评估多依赖研究者主观判断,没有纳入多样化视角,提升策略多基于简单个别经验,推广性不足;二是实验设计不严谨,多采用单组前后测设计,缺乏控制组,无法有效验证干预效果,如角色体验训练很难确定是哪种角色经历提高了幼师的共情水平,可操作性策略较少,也缺少不同训练方法之间的比较研究,导致可操作的共性策略不足。

四、幼师共情研究展望

幼师共情的核心在于能够转换视角,理解幼儿及家长的感受与需求,这一要求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仍受挑战。然而共情理论的纵深发展和具体化的测量研究证明共情是可控且能培养的,基于现有不足,本文对未来研究方向提出以下展望。

(一) 拓宽共情研究视角,明确共情研究对象。

针对共情成分研究划分局限,Vreeke 等人(2003)主张在整体人际互动中考察共情,并指出其形成需要考虑心理、情绪控制、人格及共情对象等多方面因素^[12]。幼师是高人际互动职业,加上共情发展日益受到社交媒体等影响,如不同社交媒体使用方式中,暴力游戏或亲社会游戏对共情有不同程度的消极或积极影响。因此,未来研究可参考

社会建构思路,将幼师共情视为多成分、多阶段的互动过程,整合人际与文化因素,并进一步区分不同情境如师幼互动、家园沟通中的共情对象,以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共情提升策略。

(二) 融合多种研究方法,开发特色测量工具

目前对幼师共情的相关研究多采用定量研究法,定性研究不足。国外学者 Nancy Far stad Peck 采用建构主义设计对幼师共情进行的质性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参考,国内也有部分学者结合两种研究方法为提高幼师共情水平提出了相应的培训策略。另外幼师共情测量工具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完善:首先很多量表存在一定的概念混淆问题,如 IRI 和 QMEE 量表将情绪共情等同于同情,虽然两者都是对他人的情绪反应,但情绪共情包含的内容广度更大;其次,目前的共情测量工具里有一些条目表述模糊,无法准确测量共情,且量表条目较多不够精简,量表信效度较低;另外,幼师共情量表应该加入幼儿与家长评价,增加量表的生态效度,让测量更接近实际的幼师共情水平。

(三) 拓宽共情影响因素,重视内部影响因素

除了测量上的问题外,由于受到个体间差异假设的限制,以往研究大多数关注人口学特征(性别、年龄等)和幼师专业能力等因素的影响,缺少对个体内部变量的考察,未来研究可以考虑个体内部因素,如幼师的人格特质、认知能力、智力等因素的影响;重新审视共情研究视角,扩大中观环境范围研究,越来越多研究表明,个体共情会受到价值观、风俗观等文化因素的影响,开放社会环境下师幼接受的文化熏陶不同,有必要对幼师群体跨文化共情现象予以关注,同时,着重考虑幼师生存状态对其共情水平的影响,如家庭教养、社会交往、办园体制、工资待遇、职业倦怠,职前职后等因素的作用以及共情疲劳带来的负面影响。

(四) 加强干预训练比较研究,开发园本化训练方案

未来研究需进一步明确不同干预方法提升幼师共情水平的作用机制,并加强训练方案间的比较,以期开发符合幼师群体的特色园本化训练方案体系。首先,明确机制有助于厘清共情体验在培训中的过程变化,进而权衡共情示范与实践的比重,帮助简化其干预流程,优化干预效果;其次,应在实验设计中合理设置对照组,更精确地验证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当前研究多将共情水平作为因变量,但对自变量界定不足,需细化不同训练参数的影响差异,并加强干预效果的比较分析;此外,应结合园所实际开发针对性培训方案,例如在农村地区融入本土元素,统筹理论与实践,增强对幼儿成长环境的理解,实现资源整合与共情能力的有效提升。

结语:

本文梳理了幼师共情研究现状与不足,提出未来方向。

现有研究在视角、方法、工具与实践上仍有局限,未来需拓宽研究视角,融合多元方法,深入探究影响因素,开发针对性的园本化干预方案,为促进教师有效共情质量提供成长支持。

参考文献

- [1] 郑日昌,李占宏.共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6(04):277-279.
- [2] Eisenberg, N., Zhou, Q., & Koller, S. Brazilian adolescents' prosocial moral judgment and behavior: Relations to sympathy, perspective taking, gender-role orientation, and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Child development*, 2001, 72(2): 518-534.
- [3] Tettegah, S. Y. Technology, narratives, vignettes, and the intercultural and cross-cultural teaching portal. *Urban education*, 2005, 40(4): 368-393.
- [4] 戎幸,孙炳海,黄小忠,等.人际反应指数量表的信度和效度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0,18(02):158-160.
- [5] 王阳,王才康,温忠麟,等.共情和同情量表在中国幼儿教师样本中的效度和信度[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7,25(06):1027-1030+1021.
- [6] Ahmetoglu, E., & Acar, I. H. The Correlates of Turkish Preschool Preservice Teachers Social Competence, Empathy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Europea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ducation*, 2016, 16(2): 188-197.
- [7] Redman, G. L.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of Teacher Empathy for Minority Persons and Inservice Human Relations Training.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1977, 70(4): 205-210.
- [8] 张玲玲.幼儿教师共情能力调查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4.
- [9] 杨亚青.幼儿教师共情能力现状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2017.
- [10] 夏梦.亲师关系中幼儿园教师共情与人格特质的关系研究[D].西南大学,2019.
- [11] 王阳,温忠麟,肖婉婷,等.幼儿教师共情的负面效应: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J].心理科学,2018,41(06):1423-1429.
- [12] Vreeke, G. J., & van der Mark, I. L. Empathy, an integrative model. *New Ideas in Psychology*, 2003, 21(3): 177.

作者简介: 万荣(1996-),女、汉族、湖北京山人、硕士研究生、荆楚理工学院、职称初级、研究方向: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

通讯作者简介: 李小龙(1982-),男、汉族、湖北京山人、硕士研究生、荆州职业技术学院、职称中级、研究方向:心理学。